
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！  
锦绣中华大地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，孕育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，造就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。

现在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，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向往之的奋斗目标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，天更蓝、山更绿、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，生态兴则文明兴，生态衰则文明衰。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。杀鸡取卵、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，顺应自然、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

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。杀鸡取卵、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，顺应自然、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

昭示着未来。  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！  
仰望夜空，繁星闪烁。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。我们要像

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，同筑生态文明之基，同走绿色发展之路！

——2019年4月28日，习近平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（转引自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三卷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## 共谋绿色生活，共建美丽家园

又见朱鹮飞舞，40年间，朱鹮从7只繁衍至5000多只

# 朱鹮保护，让世界见证中国奇迹

本报记者 严冰 潘旭涛 叶子

一群白衣红裙的舞者，轻盈旋转跳跃，犹如朱鹮在山水间翩翩起舞……今年央视春晚，舞蹈《朱鹮》惊艳了观众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美丽优雅的朱鹮，曾濒临灭绝。1981年5月，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，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被

重新发现。  
今年是朱鹮重新发现40周年。40年间，朱鹮从7只繁衍至5000多只。它们飞出洋县，飞越秦岭，飞向全国，飞到海外。  
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郭

立新向记者表示：“保护朱鹮是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成功案例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。”

近日，本报记者采访了发现、保护朱鹮的科学家、志愿者，听他们讲述与朱鹮之间的故事。

### “寻找一种罕见鸟类，犹如大海捞针”

3月，又到了朱鹮筑巢的时节。在洋县的树林间、田埂边，时常有一位白发老人缓缓踱步。在他不远处，朱鹮低空翻飞，紧紧跟随，就像在陪他散步。

这位老人是刘荫增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鸟类专家。3年前，刘荫增在洋县安家。洋县北依秦岭，南屏巴山，被称为“朱鹮之乡”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84岁的刘荫增正在自家小院里喂鸟。他撒下粮食，不时有鸟儿飞来吃食、玩耍，叽叽喳喳好不热闹。

不过，让刘荫增感到最亲切的鸟儿还是朱鹮。“我和朱鹮有特殊缘分，就像命中注定。”他说。

1981年，正是在洋县，刘荫增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。

刘荫增的讲述仿佛将记者带回到40多年前。那是1978年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受国务院委托组成专家考察组，在中国境内寻觅野生朱鹮。接到任务，刘荫增的第一感受是：“这个课题挺难的。”

在哪儿呢？问同行，没人见过朱鹮；找标本，都是20多年前的了。刘荫增感慨说：“要在偌大的中国寻找一种已经失踪了20多年的罕见鸟类，犹如大海捞针！”

自20世纪中期以来，由于环境破坏，加之食物匮乏、缺乏筑巢树木等原因，朱鹮的数量急剧下降。在俄罗斯远东地区、朝鲜半岛，朱鹮相继绝迹。中国自1964年在甘肃省捕获一只朱鹮后，再无朱鹮的消息。中国境内还有朱鹮吗？考察组必须给国际鸟类学界一个明确的答案。

寻遍曾有朱鹮分布的燕山、中条山、吕梁山、大别山，刘荫增团队始终未发现朱鹮踪迹。后来，考察组扩大了范围，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朱鹮的12个省份，实施“拉网式过滤”。北起黑龙江省、南至海南岛、西到甘肃东部、东临海岸线，考察组到处给群众展示朱鹮的照片，趁放电影时插播朱鹮的幻灯片，发动群众协助寻找，依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。

在几乎认定朱鹮已经绝迹的情况下，刘荫增决定再次前往汉中市等曾采集到朱鹮标本的地区复查，这是最后的希望。

1981年5月，刘荫增第三次来到洋县。有一次，在县电影院看完片子后，有人说见过这种鸟，这让刘荫增喜出望外。他一路追寻，果然，在海拔上千米的姚家沟，刘荫增见到，几只鸟在高大的青冈树上扑打翅膀。

他立即拿起望远镜，只见一对成鸟栖于树上，长喙、红首，羽毛上一抹淡红。巢里3只幼雏嗷嗷待哺，附近还有一对成鸟在游荡，一共7只。“就是它！是朱鹮！”刘荫增高兴地喊起来，“3年的心血没白费，可把你们找到啦！”

找到朱鹮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，刘荫增要回答两个问题：全球只剩这7只了吗？如何保护朱鹮？

一方面，刘荫增继续在全国各地搜寻朱鹮的消息，另一方面，他带领洋县林业局4名年轻人，利用一间村民废弃的房间，建起了“秦岭1号”朱鹮保护站。他们守候观察，投食喂养，急救救护，逐步积累起保护朱鹮的经验。

1981年至1990年，朱鹮在姚家沟成功繁育10窝，产卵30枚，出壳20只，出飞幼鸟19只。如今，朱鹮已繁衍至5000余只，不仅飞出洋县，飞越秦岭，还飞向全国，飞到海外。秦岭北坡的陕西省宁陕县、铜川市、宝鸡市，河南省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浙江省德清县等地也都迎来了朱鹮回归。1985年，朱鹮“华华”出借日本，此后，中国向外输出朱鹮种源14只，如今日本、韩国朱鹮种群已近千只。

40年过去了，刘荫增始终没有离开朱鹮。他告诉记者：“从我家出发，走20分钟就有水田。如果想朱鹮了，我出门转一圈就能看见它们嘿！”

最近几年，刘荫增参加了许多国际论坛、公益活动，号召更多人参与到朱鹮保护



◀2020年8月2日，在陕西省洋县拍摄到的朱鹮。  
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

▼2020年4月28日，在浙江省德清县拍摄到的朱鹮。  
施广德摄（人民视觉）

▶2020年5月1日，陕西省铜川市沮河流域，朱鹮在哺育幼鸟。  
石铜钢摄（人民视觉）

中。他认为，朱鹮美丽又有灵性，是一种需要和人接触的特殊鸟类，对朱鹮的保护应提升到文化、历史的认知上来，让公众能主动地做朱鹮守护者。

### “像是在为儿女做事，我感觉很幸福”

在朱鹮栖身之处，总能见到一个女人的身影，人们称她“朱鹮妈妈”。

“朱鹮妈妈”名叫常秀云，是陕西省林业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。这个“妈妈”，一当就是38年。

1983年，常秀云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陕西省林业厅野生保护管理站工作。工作的第二个月，她接到一项任务：抢救一只生病的朱鹮。

常秀云火速赶往洋县，在那里，她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朱鹮。“朱鹮优雅和友爱的气质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”常秀云说。

作家陈忠实曾这样描写朱鹮：“一袭嫩白，柔若无骨，在稻田里蹒跚是优雅，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，掠过一畦畦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，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。”

为了守护这份诗情画意，常秀云和同事开始了艰苦的工作。洋县发现朱鹮后，动物保护专家提出，邻近的县市会不会也存在朱鹮。常秀云决定到佛坪县调查一番。

留着一头短发，说话干脆利落，常秀云形容自己“泼辣”。但深入荒野大山，这个“泼辣”的女人，还是有些吃不消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山里交通不便，一次进山，常秀云就要待上好几天。晚上，她借宿当地农民家中。常秀云从小在城里长大，在山里住宿，让她吃了不少苦头。

山里人睡的床很简陋，只在一层稻草上铺一张床单。夜里，常秀云觉得浑身火烧火燎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熬到天亮，她这才发现，背上布满了红疙瘩，原来是被臭虫咬了整整一夜。之后几天，常秀云不得不蹲着睡觉，身子靠着墙，只用脚踩在床单上，

减少与臭虫的接触。

艰苦的条件没有让常秀云退缩。在佛坪县、洋县、宁陕县，在陕西省的很多地方，山里的农民都能见到一个单薄的身影：她脚穿黄胶鞋，身背照相机，在石头缝里穿梭，攀着树木爬上爬下……她会因为发现一只朱鹮幼鸟而兴奋不已，也会因为胶卷意外曝光而大哭不止。

常秀云被国外媒体称为“朱鹮公主”。38年时间里，她一直观察、研究、保护着朱鹮，与朱鹮同悲共喜。

14年前，那声凄厉的鸣叫，常秀云至今难忘。

那时，常秀云带领着一个研究小组，连日在宁陕县看护处于繁殖期的朱鹮。中午时分，研究小组停下手头工作，到农户家里吃口饭。刚端起碗，常秀云就听到了朱鹮亲鸟的哀鸣。

“不好，出事了！”她立马朝朱鹮巢穴飞奔。抬头望去，一只朱鹮在鸟巢旁盘旋鸣叫。常秀云定睛一看，鸟巢里盘踞着一条大蛇。

研究小组赶紧行动起来，他们把竹竿连在一起，绑成一条长长的杆子。但长度不够，还是碰不到鸟巢。有人开始爬树，爬一截树，用杆子戳一下鸟巢。终于，蛇被戳中了，半条身子甩出了鸟巢，嘴里还叼着一只幼鸟，此时幼鸟已动弹不了。突然，蛇一松口，溜走了，幼鸟坠落了下来。

常秀云跑上前，盯着断了气的幼鸟，失声痛哭。忽然，她又想到了什么，赶忙端起望远镜，朝鸟巢探望。只见一颗小脑袋抖动了一下，常秀云瞬间破涕为笑：“还有活的！还有活的！”

“为了保护朱鹮，38年跋涉奔波，不累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像是在为儿女做事，我感觉很幸福。”常秀云这样回答。

真心的付出也为常秀云赢得了很多荣誉。2009年，她获得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称号；2014年，她获得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称号；2016年，她被评为“最美生态公益人物”……

2021年，常秀云退休了，但她时刻关心着朱鹮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她刚带队拍摄完朱鹮。如今，她有更多的时间给游客讲朱鹮的故事，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工作。

### “朱鹮很有灵性，知道我们在保护它”

每当风雨大作，他不是进屋避雨，而是匆匆冲出门。

每年最炎热之时，他不是待在家里，而是头顶烈日往户外跑。

只因为，他不放心朱鹮。

他是一位普通农民，名叫华英，家住洋县纸坊街道草坝村。草坝村是朱鹮的重要繁殖地和觅食地。华英与朱鹮结缘于20年前。那一年，在离他家不到10米远的地方，两只朱鹮筑了巢。

“每天早上，朱鹮一叫，我们就知道，该让孩子上学了。我在地里干农活，朱鹮经常出现在我身旁。渐渐地，我对朱鹮的感情就深了。”向记者回忆这些往事时，华英语调中透露出幸福。

华英发现，朱鹮幼鸟经常受到蛇的威胁。于是，他和村民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在朱鹮筑巢的大树的树干上，插入刮胡刀的刀片，围成一个圈，这样，蛇就没法往上爬了。

但是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有村民提出了担忧：会不会伤到村里的小孩。后来，有老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法：用塑料膜包住树干，塑料膜光滑，蛇爬不上去。“总之，保护朱鹮的过程中，我们想出了各种‘土法子’。”华英说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朱鹮，2006年，华英向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申请，成立洋县朱鹮爱鸟协会。从那时起，他又多了一个身份——朱鹮爱鸟协会的会长。

协会成立后，华英就不只在草坝村活动了，他还经常去别的乡镇，观察和保护朱鹮。2010年的一天，华英到洋县槐树关镇做调查，发现一只朱鹮正在筑巢。猛然间，一

只凤头鹰扑向朱鹮的巢。朱鹮仓惶飞起躲闪，巢穴却被凤头鹰霸占了。

看到这里，华英向高坡上跑去，一边跑，一边使劲鼓掌。凤头鹰听到掌声后，受惊飞走了。不一会儿，朱鹮回来了，它飞到华英身旁的树上，轻柔地鸣叫。“朱鹮很有灵性，知道我们在保护它。”华英说。

华英坦言，人与鸟之间并非一直都是和谐的，也曾有过矛盾。上世纪80年代，朱鹮被发现后，为保护朱鹮，洋县限制农民使用农药。不少农民有抵触情绪：“不打农药，怎么杀虫？”

当时谁也没想到，这是一个机遇。不用农药后，农民改用诱虫灯灭虫。就这样，洋县农民率先走上了生产有机农产品的道路。如今，洋县打造出了“朱鹮有机产品”品牌，品牌潜在估价超过93亿元。

### “融入主角的生活，跟它们一起喜怒哀乐”

翩翩起舞的朱鹮，吸引了很多人来到洋县，苏宁就是其中一位。

河南籍导演苏宁主要从事自然类纪录片创作，代表作有《鹭世界》《大天鹅》《董寨故事》等。鸟一直是他镜头里的主角，而这次的新作品中，主角是更为珍稀的鸟种——朱鹮。

回忆起与朱鹮的第一次接触，苏宁至今兴奋不已。那是2016年的春天，在河南省信阳市的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苏宁第一次见到朱鹮。

“春天是求偶的季节，其他鸟求偶、示爱都是跳舞或送食物之类的，而我看到朱鹮雄鸟是递树枝，像人类的订婚戒指一样。当时我就觉得：朱鹮与众不同！”后来，苏宁查阅资料得知，朱鹮被人们视作爱情鸟、吉祥鸟，还有过濒临灭绝的过往，他被这个种群曲折的生存之路深深打动。

苏宁认定，朱鹮是个有故事的鸟种，决心为它专门创作一部影片，就叫《朱鹮的传说》。

为了拍好这部纪录片，摄制组在洋县一待就是3年多。苏宁说，最大的困难是发现故事、发现主角，连续几周的蹲守拍摄只是体力的煎熬，而等待完美的故事需要更大的耐心，有时需要一年两年，甚至更久。他向记者表示：“拍摄朱鹮，就是融入主角的生活，跟它们一起喜怒哀乐。”

有一次，影片中“主角夫妇”的幼鸟长大了，摄制组预估它一周内将离巢，但是之后会飞到哪、飞多远，能不能独立生存，会不会自己捕食，全是未知。更关键的是，幼鸟飞走后，如果摄制组没有追踪到它，那影片的故事线就断了。

“幼鸟飞走那天，秦岭南麓下着大雨，全是泥泞路。我们顾不得脚上、腿上的泥，到处找它。”苏宁说，后来有同事提出，孩子飞走了，朱鹮亲鸟肯定也挂念。最后，摄制组果然跟着亲鸟找到了幼鸟的第一落脚点。“那天，我特别紧张，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第一次离开了家。直到晚上，确定幼鸟安全后，我们才离开。”

在洋县驻扎久了，苏宁与当地村民也熟悉了。他发现，对朱鹮，村民们格外关爱。遇到摄制组，有的人会前来聊天：“朱鹮有时会飞到我们家里，用手机都能拍到哩！”有的人会主动提供信息：“昨儿夜里听见朱鹮叫唤呢，你们快看看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人们都说，朱鹮姿态优雅，3年多的拍摄时间，让苏宁深有体会。苏宁向记者展示了镜头里朱鹮优雅的一幕：

“女主角”为孵化幼鸟辛苦了四五个小时，这时，“男主角”捕食回巢，非常温柔地替雌鸟梳理羽毛，还微微碰一下雌鸟的嘴。

“两只亲鸟共同孵化生命，陪伴幼鸟慢慢长大，它们就像人类夫妇一样互相支持、互相安慰。有家有爱，真好！”苏宁说。从7只到5000只，从濒临灭绝到振翅高飞，中国的朱鹮保护被国际公认为濒危动物保护的典范。随着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氛围将越来越浓厚，中国的朱鹮保护将让世界见证更大奇迹。